

# 我的南港故事

陈平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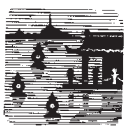
那天在南港的“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大楼演讲,来了好多新老朋友,包括王德威、王汎森等大咖,偌大的课室竟然坐不下,还在外面过道及会客厅同步直播。不是因为学问大,或讲题《被选择与被遗忘的声音——鲁迅“出口”能否以及如何“成章”》特别出彩,而是“物以稀为贵”。

讲座后两天,我又接受文哲所出品的学术类播客“人文来风”的专访,主持人是前所长胡晓真博士,希望我讲点花絮作为“入话”,于是有了“我的南港故事”。

我第一次来南港访问,是参加题为“写实之

外”的学术研讨会,时在1993年12月。那时两岸学术交流刚刚起步,我赴台的九曲十八弯,于是成了传奇故事。也正因为难得,归来后,我撰写了一组短文,包括初刊《南方周末》1994年3月18日的《风雨故人》,以及发表在《读书》1994年第6期的《台湾行》,日后二者合并,收入我的《书里书外》(三联书店,2019)。

重读旧作,不惭愧,但感叹——那组短文线条粗犷,笔墨仓促,姿态很不优雅,但留下了坚冰融化初期的志忑与惊喜,还是很难得。文章写得不好,后人可以不屑一顾,但我自己却极为珍惜那第一眼的



白头翁·黄眉鹀 (纸本设色) 万芾

感受。

此后多次访问南港,印象最深的还有另外两次,一次是2007年10月初,参加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的“中国近世的百科

全书”学术研讨会。那是中文版《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陈平原、米列娜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刚刚推出、英文版开始修订与改写的关键时刻。这可不是简单的翻译或润色,而是几乎推倒重来,以求适应英语学界的阅读习惯与评价标准。整个过程十分艰辛,我由此对西方学者的认真与严谨,多了几分敬佩。

辛夷、玉兰、红叶李,垂丝海棠紧随其后。几场春雨淅沥,山樱、碧桃携手而来。仲春,当柳花纷飞,晚樱、茶梅紧随其后。眼下正值晚春,含笑正当时,小花小朵,瘦骨伶仃的鹅黄色,含蓄地隐在茂密的叶丛。被含笑特有的香气包围,如若穿行于一百斤冰淇淋之中。这样的甜香实在令人沉醉,深深呼吸吐纳,一股比蜜还要甜的香气贯穿整个胸腔肺腑。

没有哪样花朵的香气,可以给予人味觉上的巨大享受,除了含笑。含笑的香气,闻得久了,有一种无邪的妩媚,是身段柔软的香,不来亦无事,无事常思君,淡淡远远,一波一波将你的心融化。含笑的甜香,是跨界的,直接打通了嗅觉与味觉间的坚固壁垒,让你通感起来了,仿佛有无穷的韵脚与激烈的颤响,让你想起遥远的事,麦子结穗,荠菜开花,春水悄悄爬上堤岸,风筝正在天上飘荡……

小区里,无数蔷薇爬在架子上。白日里,四月的醺风徐徐吹拂,刺梗叶丛中,一串串簇新的花朵耸立起来了,仿佛哧哧地笑,过后又一派森森然的稳当。每日,我在厨房忙碌,抽油烟机巨大轰鸣中,一扭头,对面人家一面长十余米的蔷薇花墙映入眼帘。千朵万朵的微紫,似一场梦,望得久了,心有远意——到底,日子并非眼前的纷乱仓促,它还有未曾抵达的远方以及不死的光荣梦想。

一年一度的清明时节,自然草木总归是相似的。风是暖的,花是香的,阳光日渐的明亮起来,时间的涛声于天地间隐隐涌动。

时至清明,空气中花粉的香气抵达顶点,是鲜花一年一度的暴动:西府海棠的花朵疏朗清淡,花色低徊于洁白浅红之间,开在晚风中,夕照下,有难得的恬淡之美。垂丝海棠一向花繁,挤挤挨挨的,总有不甘落后的热烈。贴梗海棠开花,风姿沉稳,是惜墨如金之人以一当十。贴梗海棠花色向以猩红、洁白、浅粉著世,朵少,擅留白,有张力,接近汉魏四言诗的气质,也是《诗经》里“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意味。

楼下人家的牡丹,初绽第一朵,大如孩儿面。另一朵含苞待放,有正当时的美,像一个腼腆的人想说许多话末了又吞下去,也是欲语还休的节制。

这样的春和景明,十万春花如梦里,世界仿佛被重新粉刷了一遍,到处都是明晃晃的,我们小小的人似也跟着一起自新。

四月的黄昏,遍布莹莹青光,天地间仿佛被一层透明的茧笼罩着,瘦而单薄。春雾徐徐而起,携带着遥远的河水初涨的甘甜气息。天色昏暝,草本植物变得贞静,不再摇曳生姿。脚下草地浮动一层绿气,清明的月,嫩嫩地挂在天上,而暮春的风最是熏人,裹挟着樟树蓊郁的香气,宛如小鹿在森林里窜来窜去,夜露正从云边赶来……

紫藤花的香气恒久炽烈,不分昼夜,千山万水一路行来,捧了递给你,好比童年草窝里芦花鸡新生的蛋,焐在怀里一直都是热的。

常常经过的湖滨,植有大量花草。年年如是,这些花将初春、仲春、晚春一路牵了来。春寒料峭中不怕冷的,总是

## 清明无处不飞花

钱红莉



人生有很多偶然,天地君亲师,往往都不是自己所能选择的。遇上就是缘,努力靠自己,成功靠天意。虽然钱锺书说天下就没有偶然,有也不过是化了妆、戴了面具的必然。但这“必然”本身也包含了天意的成分,那何尝又不是另一种“偶然”?

应该说,过了初始阶段,老师遇学生,弟子拜先生,或可自我选择了,然而在物质文化乃至机会资源都极度贫乏的年代,即便选择也十分有限,选择之后是否再能成功,那又是万分的渺茫。

孔夫子弟子三千,据说身通六艺的贤者有七十二位,也就是说,能成名成才的并不多,就其概率来看还未达百分之三,实属相当的不易。说到此忽想起《启颜录》里一条掌故,颇觉好玩,录存一察:说有一个名叫动筒的问国子监一位博士:“孔门弟子七十二贤者,成年和未成年各有几位?”博士曰:“经书中皆无记载。”动筒则说“先生饱读诗书,居然不知道孔子弟子中成年者三十人,未成年者四十二人?”博士颇奇:“此说依据何在?”动筒笑答:“《论语》中不是有‘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一起春游么?那么五六三十,六七四十二,岂非正好七十二人?”坐中闻之大笑,博士无以对,甘拜下风。

虽说这是一则段子,但很见机趣。前人读此,或讥笑此君读书牵强附会,把概数坐实,而我觉这正是一种聪明人的狡黠,幽默地利用数字的巧合,开个玩笑。从此倒可见出,最佳的师生关系往往是一种和睦自然,教学相长也。我们想象孔子授徒的样子,一定也是从容不迫地在宽松状态中闲聊,妙语金句的冒出,皆为自然流露。孔子的收徒或拜师,应该不会刻意选择,而是轻松随意的。《三字经》中有一句“昔仲尼,师项橐”,说的就是孔子拜了七岁孩童项橐为师的故事,因为项橐问了几个刁钻问题孔子都答不上来,于是孔子就虚心地反拜为师。这个事实其实不是表达项橐的厉害,而是说明孔子的伟大。我们常说,人最大的运气不是捡到一笔钱,而是遇对一个人。那么项橐恰好遇上了孔子,使得他也“搭”上了圣贤大人的顺风船,名传千古。

如今,由于社会的宽松、信息的畅达以及资源的丰富,学生选择名师的便利度则大大胜于从前,似乎没有偶然,只有

必然。利耶弊耶,颇难概论。好比如今的出版物,无论是什么秘籍指南,画册字帖,乃至经典、法典、宝典,都是应有尽有,皆可手到擒来。然而,书到用时方恨多,其有效性还真不如当年吴湖帆仅有的一套《宝印斋印式》,他慷慨借给了陈巨来,陈潜心钻研,终成元朱文一代大家。所以,偶然性往往也具备了神秘性,局限性恰恰又成就了专一性,选择过多,或许只会造成选择性障碍。

昔时不仅名师难遇,名徒也甚为难得。三十多岁的齐白石拜访名士大儒王闿运,起初没想过要拜师,一来王闿运名气太大,地位悬殊,怕自己不配;二来王先生主要以学问名世,并非书画大家。但王闿运也是位怪人,他看了齐白石的诗文书画,虽觉得诗风粗浅,却也具奇才。他想自己已经练就了铜匠曾昭吉、铁匠张登寿为徒,索性再收一个木匠,凑成“王门三匠”没准也可上个“热搜”。他万万没料到,日后这个“木匠”的名气,居然比他还要大。

还有一种即兴的拜师,同样也是一种偶然。章太炎门下两位弟子十分了得,学问几与章师齐名,一是古文经学家刘师培,一是音韵训诂学家黄侃。不过有意思的是,刘、黄年龄相仿,与章先生常在一起无所不谈,但黄侃渐渐发现,每次只要一谈到经学,刘见黄在场就闭了口。何以如此?就因他俩虽属同门,可是并无师承,刘师培怕一开口,学问会被黄偷学了去。黄侃只得苦笑,然“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为了能向师兄学到真经,他果真便封了红包择日登门磕头拜刘为师。后来刘才肯将经学传授与他。所以,黄侃常对人说:“我的学问,都是磕头学来的。”

在过去没有太多选择的前提下,听从偶然的,是天意也是一种缘分。当年陈茗屋师从钱君匋先生即因他们是住在贴隔壁的邻居,刘一闻请益苏白先生也是回乡省亲时舅舅的一次偶然提及,然而这种经历记忆,却是深深地铭刻在心底,永远也不可能忘却。

梁漱溟先生九十岁时,美国学者曾问他是不是已达“圣人的境界”?梁先生说:“我不是圣人,但我知道圣人是什么样子。”我想,拜名师访明师,不要总想着成功成名,我们能跟着看看圣人长啥样子,也可以了。

不可同日而语,但“看望胡适先生”,对我来说,不是学问,是心情。这一次的参访,由近史所前所长黄克武亲自导览,我对这座1962年12月10日创立,由故居、陈列室及墓园三部分构成的专题场馆,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包括常设展的更新、专题展的布置、故居如何保护、观众怎么吸引,以及胡适全集的编纂进度等,很多细节,须亲历者才能真切体会与表达。那天恰好有好几拨附近中小学的学生前来参观,工作人员忙着招呼与讲解,显得有些嘈杂。纪念馆面积本就不大,加上已来过好几次,故匆匆浏览,就拜谒胡适墓去了。

胡适墓园1974年初为胡适公开,1994年初,我曾专门撰文介绍。后来读1999年季羨林先生以88岁高龄应邀访台后写的《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深深震撼,自愧不如。看来研究者与亲历者,体悟的深浅就是不一样。我只是纸面文章,季先生则更多历史感怀,二者不在一个层面上。这回的拜谒,学乖了,再也不敢舞文弄墨,只在朋友圈晒几张照片,引来不少点赞。

时光流沙,韶华渐远。双手腱鞘炎看似痊愈,功能较之前还是弱了不少,不过是自己身体慢慢适应了这种弱化而已。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种种不适,终究会成为习惯。虽则,自然规律如斯,但为未来更久长的安康,努力依旧是要的,只是无须折腾,勉为其难,随心就好。八段锦做起来,不拘追求动作的周正,手脚活络了,气韵流畅了,便是可以。膏方服过几贴,感觉舒适了,多服几贴,少服几贴,本无大碍。半循节律安时序,半任性情自在行。半平安好,岁月自从容。

**十日谈** 面对衰老和疾病,就六个字:好心态,金不换。  
抗老生活 责编:吴南瑶



神奇,这算是治好了吗,可开心不过半日,晚上手指又一如既往地痛起来。有道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看来还得和这手指的痛耗上一阵子。一周一次的治疗,约莫三个月后,伸展手指,虽还隐隐有痛感,但感觉已较初时那般彻心的疼痛好多了。症状稍缓,也就懒得再去看医生了。写这篇小文的时候,伸展了左右食指,似无异样,什么时候痊愈,自己也不知道。

## 半平安好

张为民

外貌显年轻不过是假象,并非身体的真年轻。体能的退化,功能的衰减和年龄的递增是反向同步的,应了那句老话:

许是继承了家族的一些好遗传,已近耳顺之年的我,依旧拥有一头乌发,以为当然,却为不少同龄人所羨。没有随岁月流逝而渐变的黑发颇有迷惑性,不熟悉的朋友初次见面往往会低估了我的实际年龄,模糊的社交年龄不经意间让我多了和意趣相投的老少朋友们交往的机缘,是意外之喜。

但岁月的印痕即便再浅淡,总还会慢慢显露出来。去年初,双手食指忽然莫名疼痛起来,虽尚能屈展,但无按开夹子之力,拿笔更无从掌握,稍稍用力,便是钻心的痛。周围同事见此症状,有说是腱鞘炎,有说不是,腱鞘炎多是一个地方,哪有对称来着,倒像是尿酸结晶,也有说是血液的问题,会不会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众说纷纭,把我的心给说得提了起